

御纂七經書

第十一冊
函

欽定書經傳說彙纂卷第十二

旅獒

集傳

西旅貢獒

孔氏穎達曰西方之戎有國名旅者遣獻其大犬其名曰獒

召

公以爲非所當受作書以戒武王亦訓體也因以旅獒名篇今文無古文有

集說

林氏之奇曰西旅聞武王之威德有慕義之意於是獻獒以表其誠太保召公深慮武王

之志漸怠而好戰喜功之心由是而生故進諫於王以爲不當受也○真氏德秀曰武王大聖人也西旅貢獒初未之受召公恐其恃大德而忽細行以獻獒之受爲無損故豫戒之如此蓋積行而成

德猶累土而成山。一簣虧而全功俱虧。彼以聖人而猶致其謹。今人未有寸善。則曰吾知顧其大。不暇卹其細。可乎哉。

惟克商。遂通道于九夷八蠻。西旅底貢。厥獒太保。乃作旅獒。用訓于王。

集傳

九夷八蠻。多之稱也。職方言四夷八蠻。爾雅言九

夷八蠻。但言其非一而已。武王克商之後。威德廣被。九

州之外。蠻夷戎狄。莫不梯山航海而至。曰通道云者。蓋

蠻夷來王。則道路自通。非武王有意於開四夷而斥太

境土也。西旅，西方蠻夷國名。犬高四尺曰獒。案說文曰。

犬知人心可使者。公羊傳曰：晉靈公欲殺趙盾，盾踏階

而走，靈公呼獒而屬之。獒亦踏階而從之，則獒能曉解

人意，猛而善搏人者，異於常犬，非特以其高大也。太保

召公奭也。

朱子曰：召地在岐邦內。召公食采於召，後封燕。

史記云：與周同姓，姬

氏。

陳氏師凱曰：史記注：譙周云：周之支族食邑於召。

此旅獒之本序。

集說

孔氏穎達曰：成王時，召公爲太保，知此時太保亦召公也。○林氏之奇曰：人臣之諫其君，必救之於

其始，始之不救，其末將有不可勝救者，才通道於外域而受旅獒之獻，四夷聞之，則將爭以珍奇進，而人主之

欲寢廣矣。此所以諫王也。○張氏九成曰。召公此訓。若嚴父師訓子弟然。非公高識。安能見微格非如此。○呂氏祖謙曰。創業之君。有一毫之失。後世便有邱山之害。此於王業已成。則爲謹終。於示後嗣。則爲謹始。○陳氏經曰。武王非求之。公諫之。若其失德。何也。聖狂遠矣。而根於一念之微。流金燍石。而一陰生。寒於此始。墮指折膠。而一陽生。暑於此萌。諫於微。則爲力易。待其著。則難矣。○王氏綱振曰。曰底貢。見本是獻忱。原無窺伺。曰厥。未。然。視無形。聽無聲。事君如事父耳。

曰。嗚呼。明王慎德。四夷咸賓。無有遠邇。畢獻方物。惟服食器用。



謹德。蓋一篇之綱領也。方物。方土所生之物。明王

謹德。四夷咸賓。其所貢獻。惟服食器用而已。

孔氏穎達曰。玄纁絺

紵。供服也。橘柚菁茅。供食也。羽毛齒革。瑤琨篠簜。供器用也。

言無異物也。史學堂官書

集說

林氏之奇曰。明王於所貢之方物。不責彼之所難得。不求我之所無用。不責彼之所難得。而其所獻

者。皆其易得之物也。不求我之所無用。則其所受者。皆有用之物也。○陳氏櫟曰。一篇皆自明王慎德一句推廣之。曰昭德之致。曰惟德其物。曰德盛不狎侮。曰玩人喪德。曰終累大德。德之一辭。諄諄焉。惟慎德。所以自能致貢物。惟所貢無異物。所以見其慎德。若奇玩之物。非所當獻。亦非所當受。一受之。則荒怠之心生。而慎德之意失矣。○陳氏雅言曰。四夷專指中國之外而言。遠邇兼指中國之內而言。○王氏肯堂曰。慎德言德已盛大。而猶不敢忽於細行之謹。惟恐怠心之生於忽也。所謂念無妄動。而猶不懈於操存。事無過舉。而猶不懈於細

微是也。不敢以異物來貢者。知明王能謹德。必能謹好尚。而不敢以玩物黷之也。

王乃昭德之致于異姓之邦。無替厥服。分寶玉于伯叔之國。時庸展親。人不易物。惟德其物。

集傳

昭示也。德之致。謂上文所貢方物也。昭示方物于

異姓之諸侯。使之無廢其職。

孔氏穎達曰。昭德之致。正謂賜異姓諸侯。令其見此。

遠物。服德畏威。無廢其貢獻常職也。

分寶玉于同姓之諸侯。使之益厚其

親。如分陳以肅慎氏之矢。分魯以夏后氏之璜之類。王者以其德所致方物。分賜諸侯。故諸侯亦不敢輕易其

物而以德視其物也。

集說

黃氏度曰。以物爲分賜。蓋以四方畢獻。誠有輔佐之功。不敢獨饗也。然其賜物。必皆足以昭德而後可。○朱子語類問時庸展親諸家多訓展作信。是否。曰。展審視也。不當訓信。○呂氏祖謙曰。聖人公天下爲心。天下之物。與天下共之。非如秦皇以千七百國獨奉一身而已。然一視同仁之中。文理密察。未嘗無等差。自親及疎。待同姓。必厚於待異姓。非如墨子之兼愛也。○陳氏經曰。四夷不敢私其物。所以表奉上之誠。聖人不敢私其物。所以示錫予之恩。予異姓。固昭德之致。分同姓以寶玉。亦德所致也。以物視物。則金玉輕如鴻毛。以德視物。雖一介重於九鼎。○金氏履祥曰。魯有封父之繁弱。晉有密須之鼓。闕鞏之甲。是分伯叔。非無方物也。以寶玉爲重。所以示親親。分異姓。未必無寶玉也。以方物爲重。所以示服遠。互文以見義也。○申氏時行曰。異姓

之邦。視君德以爲從違者也。頒之以方物。使之盡蕃宣。屏翰之責。而無廢其職。教天下知有忠也。伯叔之國。視君德以爲親疎者也。分之以寶玉。使之篤水木本源之思。而益厚其親。教天下知有孝也。此蓋公天下來王之。物以發天下尊王之心也。

德盛不狎侮。狎侮君子。罔以盡人心。狎侮小人。罔以盡其力。

集傳 德盛則動容周旋皆中禮。然後能無狎侮之心。言

謹德不可不極其至也。德而未至。則未免有狎侮之心。顧氏錫疇曰。狎者。與之暱也。侮者。禮之倨也。一是視爲私人。一是忽爲易與。狎侮君子。則色

斯舉矣。彼必高蹈遠引。望望然而去。安能盡其心。狎侮
小人。雖其微賤。畏威易役。然至愚而神。亦安能盡其力
哉。

集說

孔氏穎達曰。太甲曰。接下思恭。不可狎侮臣也。論
語曰。使民如承大祭。不可狎侮民也。君子勞心。小
人勞力。故別言之。○林氏之奇曰。孟子曰。夫人必自侮。
然後人侮之。苟盛德之至。則周旋中禮。尚何狎侮之有。
既不自侮。則何人侮之有。此君子所以爲之。竭其謀慮。
小人所以爲之。致其筋力。君子小人。以其位之貴賤。而
言之耳。○陳氏大猷曰。德愈盛者。禮愈恭。狎侮之形。由
德薄。心隘而驕矜乘之也。謹德之至。則敬恆勝怠。義恆
勝欲。故盛。○陳氏櫟曰。君子。人心所同歸。狎侮之。則惡
人之所好。失人心矣。安能得人盡心。小人以力事人。狎

侮之。雖刑驅勢迫。勉強用力耳。安能得其盡力。必如文王感民子來。方爲盡其力。○王氏肯堂曰。德盛之人。心無斯須之不莊不敬。而慢易之私。不得以入之。

不役耳目。百度惟貞。

集傳

貞。正也。不役於耳目之所好。百爲之度。惟其正而

已。

集說

林氏之奇曰。耳不役於聲。目不役於色。則玩好不

可得而惑。中心至正。湛然無營。此百度所以惟正也。○王氏炎曰。心官爲主。而耳目從其令。則非禮勿聽。視。百度正矣。耳目爲主。而心爲所役。則物交物而爲所引。百度何由而正。○王氏樵曰。二句一戒一勉。意耳目不專指聲色。大凡外物可以移人者。皆從耳目而入。言

須心爲主。不可爲耳目所役。事之可爲不可爲。一斷之。以百度之正。昭元年左傳。子產論晉侯之疾曰。茲心不爽而昏亂。百度。杜預云。百度。百事之節也。此不役耳目。百度惟貞。亦謂志不可役物。百事之節。惟其正。如興居有節。或以遊。敗聲色。燕飲而失興居之正。皆爲耳目所役也。如號令政事有節。或求取不合於禮。納受不以其正。而褻王言。瀆政體。亦爲耳目所役也。

玩人喪德。玩物喪志。

集傳

玩人。卽上文狎侮君子之事。玩物。卽上文不役耳

目之事。德者。已之所得。志者。心之所之。

集說

王氏十朋曰。玩人。則以驕而滅敬。故喪德。玩物。則以慾而勝剛。故喪志。○陳氏櫟曰。喪志。則亦必喪

德矣。未有溺志於物而可以修德者。○王氏樵曰。德以平日所養而言。志以心之所主而言。○申氏時行曰。此申上二節。玩人玩物之害。以見不可不戒也。狎侮則不特無以盡心力也。始焉德未盛而玩人。卒至併其未盛之德而喪矣。役耳目則不特百度之不貞也。始焉心役於物而玩物。卒至心之所之無不失正而喪之矣。戒是二者。則敬以勝怠。義以制欲。而德其有不謹乎。

志以道寧。言以道接。

集傳

道者。所當由之理也。己之志。以道而寧。則不至於

妄發。人之言。以道而接。則不至於妄受。存乎中者。所以應乎外。制乎外者。所以養其中。古昔聖賢相授心法也。

集說

朱子語類問志以道寧言以道接接字如何曰接者酬應之謂言當以道酬應也又曰志我之志言人之言○呂氏祖謙曰既說玩好之害又說存養工夫志以道寧孟子所謂持其志言以道接孟子所謂我知言內外交養如此自然不作無益不貴異物○陳氏雅言曰志以道寧即舜授禹以人心惟危道心惟微惟精惟一允執厥中者也言以道接即舜授禹以無稽之言勿聽弗詢之謀勿庸者也○王氏樵曰志以道寧則知止有定此存乎中所以應乎外也言以道接則非禮勿聽此制乎外所以養其中也○王氏肯堂曰感物而發者已之志也必乘其時發而省察之使皆發於天理之當然而不涉於人欲之危是之謂以道而寧敷奏於廷者人之言也必即其所奏而揆度之必合於天理之公而不徇於已私之偏是之謂以道而接

不作無益害有益功乃成不貴異物賤用物民

乃足。犬馬非其土性，不畜。珍禽奇獸，不育于國。不寶遠物，則遠人格。所寶惟賢，則邇人安。

集傳

孔氏曰：遊觀爲無益，奇巧爲異物。蘇氏曰：周穆王

得白狐白鹿而荒服，因以不至。此章凡三節，至所寶惟賢，則益切至矣。

集說

孔氏穎達曰：遊觀徒費時日，故爲無益。奇巧世所希有，故爲異物。諸是妄作，皆爲無益。諸是世所希皆爲異物。○僖十五:left傳言晉侯乘鄭馬，及戰陷於。寧是非此土所生，不習其用也。犬不習用，傳記無文。○楚語：晉趙簡子問於王孫圉曰：楚之白珩猶在乎？其爲寶也幾何矣？曰：楚之所寶者，曰觀射父及左史倚相。若

夫白珩先王之所玩何寶之焉是謂寶賢也。○眞氏德秀曰。爲無益則心志分而功不成。貴異物則征求多而民不足。惟知本務實者不然。工商之巧不如農桑之朴。錦繡之奢不如布帛之溫。推類而言莫不然也。○胡氏士行曰。人心不可不重用也。入此則出彼。入彼則出此。所作所貴所寶其界限之嚴必如此而後可也。○金氏履祥曰。上文因玩物而上推玩人之失以防其原。此段因寶物而歸重寶賢之意以易其好。○王氏樵曰。此一段三節無益與異物猶汎言之。至犬馬奇獸則指言之。至所寶惟賢見此外人主無當留其心者。寶非其寶適人且不安則切言之矣。○王氏肯堂曰。人主好奇異而奇異之物雖必不可至者。天下爭思中其欲而竭力奉之。若移此心惟好乎賢則賢人又何不至乎。第患好之不專猶弗好耳。

嗚呼夙夜罔或不勤不矜細行終累大德爲山

九仞功虧一簣

集傳

或猶言萬一也。呂氏曰：此卽謹德工夫。或之一字。

最有趣味。一暫止息，則非謹德矣。矜矜持之。矜，八尺曰

仞。細行

陳氏大猷曰：細行，猶言小節。卽畢命所謂小物。

一簣，指受爨而言也。

集說

孔氏安國曰：言當早起夜寐，常勤於德，輕忽小物，積害毀大。故君子慎其微。八尺曰仞，喻向成也。未

成一簣，猶不爲山。故曰功虧一簣。是以聖人乾乾日昃

愼終如始。○林氏之奇曰：太保拳拳之意，旣盡於此矣。

故又嗟歎而重申其義也。言明王之愼德，其於蚤夜之

閒，兢兢業業，無所不勤也。夫苟以細行爲無益於德而

弗謹之，則日積一日，其爲大德之累也必矣。爲山，假設

以見其意耳。蓋武王之心，必自以爲威德之盛矣，雖納